

杜若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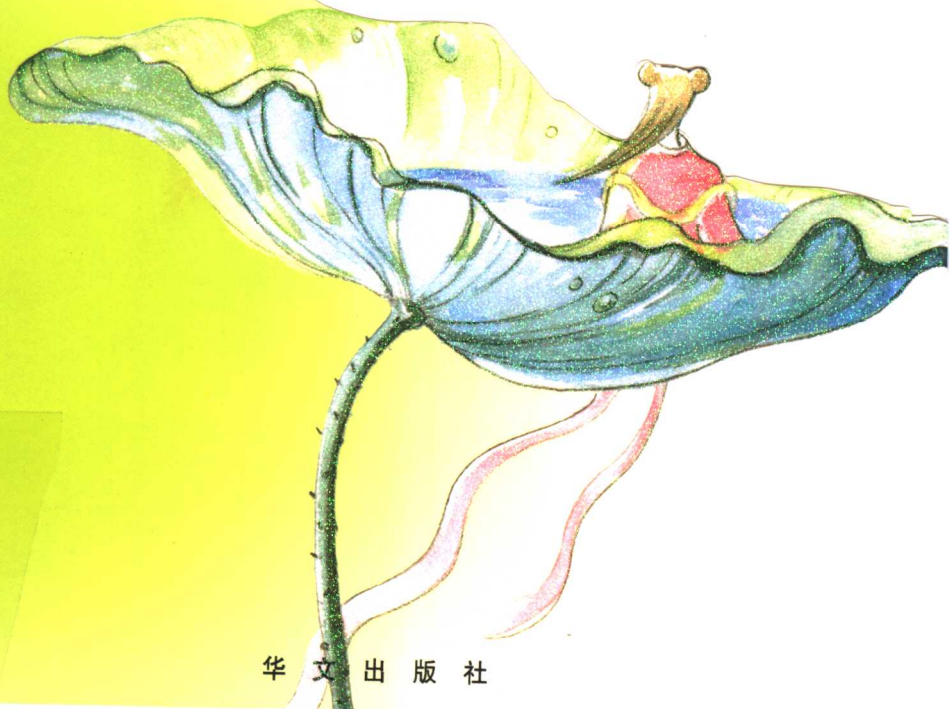


天舞系列之三

天舞·瑶英

网络超人气虚拟时空爱小说

杜若再续帝都风华烟云



华 文 出 版 社



THE LOTUS AND THE LILY
A STORY OF THE LOTUS

THE LOTUS AND THE LILY
A STORY OF THE LOTUS

杜 芳 芳

I247.5

D846

天舞·瑶英



799412

华 文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舞·瑶英 / 杜若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4. 9
ISBN 7-5075-1734-9

I. 天... II. 杜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087261号

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

(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网址: <http://www.hwcbs.com.cn>

网络实名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bs@263.net

电话: 发行部 66531801 66531802

总编室 83086663 责任编辑 83086787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市朝阳区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: 880 x 1230 1/32 印张: 9.5 字数: 200 千字

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定价: 20.00 元

—

阳光映照，江水像是染了金。

浪花拍在船舷上，水声被岸边的嘈杂湮没了，渡船仿佛全然无声地淌向江心。

老板娘站在舱门口，小心翼翼地朝里望了几眼。

舱里侍立着七八个随从，中间一张黑漆雕花木桌旁，坐着两个人。

年轻的一个锦衣华服，静静地望着江面，若有所思。

旁边的中年人，也是一身锦衣，却将两只袖子捋得老高，劈着两条腿跨坐在椅子上，自己呼啦呼啦地打着扇子。

老板娘吸了口气，朗声笑道：“几位客官——”

舱里诸人都回头来看。

“我是船上的老板娘，来瞧瞧，几位客官有没有什么不满意？”老板娘说着，付以百媚俱生的一笑，露出一口白而齐整的牙齿，衬着抹得殷红的双唇，格外惹眼。

然而几个人俱如茫然未见，瞥了一眼便各自转回脸去。只有那中年人似乎很有兴致，依旧笑嘻嘻地看着她。

老板娘心里发慌，勉强笑着，又问：“茶点可还合意？”

“没有什么不满意的。”华服少年看也未看她一眼，便把话打断了，“你可以下去了。”

老板娘一张抹了几层白粉的脸，直红到了耳根，僵在原地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

便在这时，忽听“琮”的一声，竟有琴音响起。

起初极低，渐渐扬起，显见得弹琴之人就在左近。

老板娘脸上最后一抹笑容也不见了，使劲咬了几咬嘴唇，依然止不住哆嗦起来。

屋里一个侍从首领模样的人，皱起了眉，看了看老板娘，似乎想要说什么。

“孙五，”少年冲他摆了摆手，“且听听。”

琴音又由高而低，越舒越远，到得极远处，忽然有女子开腔唱道：

“——夜来雨过，桃李将开遍”

是个泉水激石般的声音，清且润的感觉，仿佛直透肺腑。

“红围绿绕庭院，可惜无人见

晓拥镜台懒相看

奴家心中怨，向谁言！”

少年眼波一闪，恰好那中年人也正回过头来，两人对视一眼，脸上似乎都掠过一丝惊讶。老板娘见他们随即端正了神情，做出静心倾听的模样，不由长舒了一口气。再按一按鬓角，只觉得摸了一手的汗。

女子又唱：

“苔软花残，望池塘碧草

暗淡绿窗晨朝，坐到参星高

人情薄似轻云飘

奴家心中恨，向谁道！”

如同扯出一串珠子，丁丁冬冬地落下，轻快无伦，但字字清晰，再加上那春莺柳下啼的声音，让人不由得要屏息静听，生怕漏去了一点半点。

然而调子陡然一转，变得低缓幽怨起来。

“小窗惊梦，帘外虫声懒

弹指风光流转，芳华为谁残

天道无常人道难

奴家心中苦，向谁叹！”

唱到这里，声音又拔高，字字激越，那股恨意像是要冲破一道隔墙而出似的：

“雪添蕊佩，霜护盈盈泪

一枕寒愁难销，犹闻风刀摧

休问人间理何处

奴家心中冤，向谁诉！”

到了末一句，愈行愈低，最后一个“诉”字只在若隐若现之间，然而曲曲折折，久久不绝，让人觉得自己的的一颗心仿佛也随着起伏伏，待到终于落定，竟不知那一点余韵是何时飘散的。

屋里的人皆不做声。

良久，少年静静道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
却不往下说，伸手往桌上端茶，孙五抢上一步，将半杯残茶泼了，重新倒出一盏来，递到他的手上。少年仿佛有心事，对着氤氲水气出了一会神，才呷了一口。

中年人却“呀哈”一声怪笑，对少年说：“我还以为天底下的好东西都落在你老子手里了，没想到，还是有漏了的！”

少年笑了笑，不肯接他的话。默然片刻，他望定老板娘，说：“琴好，曲子也好，里头的意思，就更好。你们费了这么大的事，兜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到底是要诉什么冤？”



“那是——”

老板娘才说了两个字，便被隔墙女子的一声轻叹打断了：“请容民女面禀。”

少年看看那中年人，似笑非笑地问：“小叔公的意思呢？”

中年人一晒，“戏都唱到这一出了，想不见你熬得住么？”

少年一笑，冲着墙那面高声说：“好，你说吧。”

墙后先无声息，然后琅环响动，是女子走动的声音。又过片刻，老板娘身子一让，屋里人人都觉得眼前一亮。仿佛极年轻的一个女子，也没有人仔细去看，只觉得来了一阵和风似的，吹得人人从眼里到心里都熨帖。

女子走到近前，从从容容地跪下，口称：“民女给兰王爷、大公子磕头。”磕完了头，向正中跪好。

被道破身份的两人，谁也没有出言否认。

邯翊试探地问一声：“小叔公？”

兰王靠着椅背，阖起双目，摆一摆手。

邯翊转向面前微微垂首的女子。一坐一跪，呈俯视之态，视线所及，看不清面容，只见鬓边牙雕般的一段颈。不知怎么，无端地一阵慌乱，自己也想不到的话，脱口而出：“起来回话吧。”

兰王忽然睁开眼睛，看了他一眼。

邯翊连忙低头喝茶。

兰王一笑，又阖起眼睛。

女子站起来，依旧垂着头，款款地道一声：“多谢大公子！”

邯翊的目光在空中转了一圈，还是落在她脸上，此时却镇定自若了。由俯而仰，倒是可以把她的模样看得更清楚。乍以为是个年轻女子，此时细看才知道不是。面貌虽然年轻，然而眉宇间的一股风韵，却非三十年华不可得。若单论长相，也说不上是绝色，但妩媚之中，别有几分亢爽英气，看起来格外

动人。

便问她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女子回答：“民女姓颜，花名一个珠字。”

“原来你是青楼女子。”

“是。”颜珠说：“民女以前在青楼为生。”

“那颜珠不是你本来的名字吧？原本姓什么？”

本是随口一问，然而等了许久，不见回答，不免觉得奇怪。仔细看去，才发觉颜珠脸色苍白，眼中含泪，一副泫然欲泣的神情。邯翊心中一动，便岔开了：“你到底是含了什么冤呢？”

颜珠感激地看他一眼，正容说道：“民女确实有冤要诉，却不是为民女自己。”

“为谁都不要紧，你直说好了。”

“是！”

颜珠随手抽出拢在袖中的一方手绢，在鼻尖上按一按，然后轻巧地一挥，顺势又收在袖中。这一个青楼女子惯有的动作，在邯翊看来，却是十分新奇，双眼一直跟着转了过去，等再回过神来，已经漏过了她前面的一句话。

“……她是民女在楼里时候的姐妹，后来她嫁了齐大老爷，来往也就不多了。”

邯翊拦着她的话，问：“你是为了齐家那个命案？”

“大公子明鉴。”

邯翊淡淡一笑，说：“这不该我管。你要是真有冤，就该到仓平府大堂上去说。”

原以为她会大失所望，而她却只是不动声色地答声：“是。”顿了顿，又说：“民女有样东西，想要呈给王爷、大公子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是几本账簿，王爷、大公子一看便知端底。”

邯翊沉吟片刻，点头说：“拿来看看吧。”



颜珠走到门口，叫一声：“红袖！”门外候立的丫鬟红袖进来，手上捧着一只小箱子，颜珠打开拿出两本双手递了上去：“这都是从齐家得来的，请王爷、大公子过目。”

邯翊接过来，漫不经心地翻了几页，陡然间吸了一口气，来回仔细看了好几遍，坐着思忖了半天。猛抬头见兰王正望着自己，便将账簿递了过去。

兰王粗粗地扫了一眼，便丢到一旁，口中说：“你看着办。”

邯翊又随手翻看了几本，将账簿都收到箱子里，交给孙五，吩咐他：“好好收着。”

“这我就不明白了，”邯翊看着颜珠问，“这些账簿怎么会在你手里的？”

“不敢瞒大公子，这是徐淳徐大老爷交给我的。”

“哦？”邯翊更觉诧异，“徐淳为什么不等我们去了，自己交给我们？”

颜珠垂了头，低声说：“徐大老爷没法子自己交给王爷和大公子——他已然下狱了。”

邯翊脸色一变，良久，缓缓问：“什么时候的事情？”

“就是五天之前。”

“什么罪名？”

“说是户籍上出了些什么岔子，督抚嵇大老爷命人来拿的，民女也不十分清楚。”

邯翊想了想，又问：“那又是谁给你们出的这主意？”

“是徐大老爷身边的幕客，萧先生。徐大老爷下狱的时候，他把这箱子偷了出来，要我在这船上等，说王爷和大公子必定要从此地过，只有交给了王爷、大公子，徐大老爷就必定有昭雪的一天。”

“你说的这个萧先生——”邯翊顿了一会，“莫不是萧仲宣？”

颜珠很快地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立刻低头答：“是。”

“他人呢？在不在船上？”

颜珠说：“萧先生说有些不便，所以不在船上。”

邯翎轻轻笑了几声，“他——”

才说了一个字，船身微微一震。孙五快步走到窗边，向外张望了一下，回身来禀告：“到岸了，请王爷、大公子示下。”

兰王手按在桌上，看着邯翎笑说：“你已经得了宝贝，回去尽可以交差，还要不要去仓平？”

邯翎一时没有说话。

颜珠在一旁等着，从容自若的神态中，终于显出了一丝焦虑。她忍不住，轻轻叫了一声：“大公子……”

邯翎冲她摆了摆手，回身对兰王说：“还是去吧？”

兰王打个哈欠：“随便你。”

邯翎吩咐：“下船吧。”一面又对颜珠说：“有什么事，不妨到了仓平府再说。”

“是。”颜珠含笑恭送。

方走到门口，邯翎忽然折回身，望着颜珠问：“你唱的曲子，是你自己编的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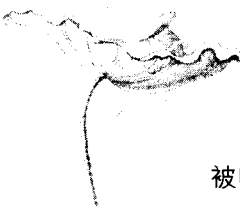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。”颜珠回答：“叫大公子见笑了。”

“不，挺好的。”说完这一句仍不走，眼睛看着她，仿佛在想说句什么话才好，然而想了半天，只说了句：“琴也挺好。”意思实在未尽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真的挺好。”

听得这话，颜珠那一双顾盼生辉的眼睛，飞快地在邯翎脸上一绕，然后她深深一福，嫣然而笑：“多谢大公子。”

上了车，兰王嘱咐一句：“猴儿，不到地方别吵我。”便阖眼往倚垫上一靠。





被叫做“猴儿”的，是兰王很宠爱的一个小厮，姓侯，才十五岁，生得一脸机灵相。听到吩咐，取过一柄羽扇，给兰王打着扇子。

六福也拿着扇子站在一旁，邯翊冲他摇摇头，吩咐他问孙五要那只小箱子来。

箱子取来，邯翊放在膝头，沉吟着，却没有立刻打开。

账簿里所记的，都是地租。

“一亩地收租一石二……”

他在心中计算着，不由泛起一丝冷笑。仓平虽富，但一亩地所出也只在两、三石之间，百亩地租不过五、六石。一亩一石二的地租，若真是佃户，又怎么肯？

凡奴。

那些必定就是，未按白帝谕令放归下界的凡奴。

“要依我的意思，此刻你就应该把这箱子送回帝都，交给你老子。”仿佛睡着的兰王，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话。

邯翊怔了怔，默然不语。

兰王睁开眼，瞥了他一下，又接着闭目养神。过了好一会，才又说：“到了仓平，凭着这几个账簿，就能办掉几个人。你打的……是不是这个主意？”

邯翊挑起车窗帘幕，眼睛望着路旁连绵不绝的良田，答非所问地说：“‘仓淮熟，天下足’，鹿州富庶，看来真是名不虚传。”

鹿州之地，在天下只是百里占一，岁赋却是十占其一，其中九成出于仓平、淮丰二郡。仓平、淮丰的田地，十之六七，又在几个大世家的手里。

“所以，难怪他们横，难怪他们不把帝都放在眼里。”那是临行的前一天，在乾安殿的东安堂，议政之后的白帝，特意留下他，交待一些话。

记得那时养父的神情，一如往常地带着一丝倦色，声音却

异常平静。

“你从小就性情急躁，这些年似乎好些了。不过下去之后，切不可莽撞行事，遇到拿不定的，宁可放一放，也不要妄下定论。知道么？”

邯翊起初不响，然后答一声：“是。”

白帝深深地看他一眼，“你有什么话，就直说好了。”

邯翊便说：“儿臣是不太明白，父王何必如此顾忌他们？”

“不能不顾忌。”白帝语气很淡地，“你听政这么多年了，为政不得罪巨室，这点道理，难道你都不明白？”

邯翊默然片刻，改口说：“依儿臣看，狠下手拿掉几家，别的人也会收敛。”

“办了一家，其他几家也给掀出来，办是不办？倘若办的话，且不提还会牵连到别的州府，单是伤了鹿州的元气，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。”

“就算元气大伤，过得三年五载，也就恢复过来了。倘若讳疾忌医，那才……”

“说得轻巧。”白帝哂笑，“你不是不知道户部的出入账目，就算如你所说，三年五载能恢复元气，那这三年五载的洞，又拿什么来填？”

邯翊无言以对。

然而，也说不上是不甘心，还是别的甚么，陡然一阵冲动，脱口说道：“秋陵里省一点，那就什么都有了。”

话一出口，自己也愕然。

余音好像震得耳朵嗡嗡作响，听起来却像是遥远的另一个人在说话。眼看着白帝的神情大变，狠狠地抄起桌上的茶盏，那瞬间，邯翊几乎确信它会直冲着自己砸过来。

然而，白帝的手势在半空僵凝了片刻，却只是慢慢地端到唇边呷了一口，又放下了。



“你大了，会说话了。”

白帝声音空洞，不辨端倪。

邯翊低声说：“儿子惹父王生气了。”

“也没有甚么。”白帝的语气依旧平板得一丝波纹也没有，
“至少，你是说了一句真心话。”

邯翊垂首不语。

“我累了。”白帝又说，“该交待你的话也都说了，记着遇事多想想，多跟你小叔公商量，别看他平日三五不着的样子，大事上他行得很稳。还有——”白帝停顿了一会，“到了下面，记着自己的身份，不该你过问的事情，不要过问。”

邯翊微微一震，抬起头时，见白帝已经阖起了眼睛。夕阳正移过窗畔，明暗之间，白帝眼角的皱纹有如刀刻。

此际回想起来，白帝的模样很憔悴。

邯翊的心里，梗塞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。

他记得自己年幼时，见得白帝总是那样神采奕奕、从容不迫，仿佛没有什么事他办不到似的。那时他仰望父王，就如同仰望天上的星星。

如今，是父王变了，还是他变了呢？

兰王的声音，将他从愈飘愈远的思绪中拉了回来：“我劝你还是别打那个主意了，你老子不让你办成，你是准定办不成。要依我说，方才就直接打道回帝都是最省事。”

邯翊木然半晌，说：“小叔公的意思，我不明白。”

兰王倏地转过脸，盯了他一眼，冷哼一声道：“你还真是跟你老子一个模子里出来的，连装傻都一个做派。这两年你老子手把手地教你，你会连这点事情都不明白？”

兰王向来是想训什么人就训什么人，且训起人来，话既难听，理上却占得极稳，叫人无话可说，连白帝都轻易不敢招惹他。邯翊一听他的话风不对，顿时头皮发麻，连声告饶：“是是，

是我说错了。我是说，事在人为——”

“你要跟你老子抬杠我管不着，”兰王打断他的话，“可是你别把我夹在中间。你老子叫我跟着你出来，是为甚么，我不说你自己也清楚。你要惹事，你自管去惹，别让我担上个不知道轻重。”

邯翊微微别开了脸，依旧是不情愿的模样。

兰王不耐烦了，“干脆说一句吧，你倒是听不听我的？”

他比邯翊长两辈，真的抬出身份来，不听也不行。邯翊无可奈何，“我听，我听还不成？一到仓平城，我就让孙五送回去。”

“不行，”兰王说得斩钉截铁，“要送现在就送。”

听得这话，邯翊先想笑，然而仔细想一想，心中不由一凜。

“方才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情，”兰王的声音里透着难得一闻的阴沉，“等到了仓平城中，再想要作甚么，只怕都未必能平安办到。”

邯翊思忖良久，将信将疑，“他们真敢？”

兰王笑笑，“邯翊，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别说现在你比不上你老子，就是当初他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也还是比你高出一截。”

邯翊脸色变了变，隐忍着没有说话。

“不过这也难怪你。你现在是万事都有你老子在背后撑腰，要让你尝尝自己一个人在刀刃上走，走错一步就不能翻身的滋味，你大概就不会这么不知天高地厚。”

邯翊勉强笑说：“小叔公尝过这滋味？”

兰王看他一眼，神情淡淡地反问：“你以为我没尝过？”

邯翊一怔，细细品味这句话，似乎明白，似乎不明白。

末了，惟有苦笑。

“六福。”他吩咐：“叫他们停车，给我预备文房。还有，叫



孙五进来，我有事情交待。”

黄昏时分，到了仓平城。

督抚嵇远清以及鹿州大小官员在城门外迎候。

兰王依然捋着袖子，光着两条臂膀，晃晃悠悠地下了车。多数官员都没见过他，先是吃惊，跟着就忍不住想笑。兰王见了，也不以为意。

嵇远清和他相熟，便不动声色，略略客套几句，引他们去行馆安置。

行馆借用当地富户的一处豪宅，院落重重，老树参天，十分幽静。正堂是一座五楹精舍，兰王住东厢，邯翎在西厢。

已到晚膳时候，嵇远清知道兰王率性惯了，不喜欢与官员应酬，所以洗尘宴外，单设了一桌精致酒菜，让兰王自在行馆中享用。

邯翎听得这番安排，暗自苦笑。心知兰王肯定称心，自己却必得赴宴，只是这种筵席吃起来最无趣。

果然，官面套话听了大半个时辰，才得脱身。回到行馆，兰王舒舒服服地坐在院子里，喝着香茶乘凉，看得邯翎羡慕不已。

进到屋里略为擦洗，换了身家常纱衣，来到院子里。

兰王自己穿件葛布短褂，直如车夫走卒一般，看见邯翎就笑他：“又不出门，穿那么严实作甚么？”

邯翎一笑，“我不怕热。”

兰王哼了一声，说：“跟你老子一样，穷讲究！”

自从八年前白帝逼宫，自封摄政，将天帝明养实困在寿康宫，兰王在言语间就总是不肯放过他。无论当面背后，时不时刺他一下。奇怪的是，白帝对这位只大他两岁的小叔叔，格外

优容，往往只是无可奈何地一笑作罢。

邯翊自然更不便说什么。

兰王却又笑道：“这‘香雾’可真不赖。”说着，抬一抬手里的茶盏，“喝了这个，才知道每年进贡的那些，都是蒙混差使。六福，给你家公子沏一杯来。”

结果，茶端到手上，一口未喝，门上侍从来报：“嵇远清嵇大人来了。”

“他？”邯翊诧异，“刚见过，怎么又来了？”

兰王问：“就他一个人？”

“不是，还有嵇大人的公子。”

两人对视一眼，都不明所以，可是没有不见的道理。

于是延入正堂，邯翊重新更衣来见。兰王是惫赖名声在外的，仍是原来的穿戴，大模大样在堂上坐，也无人在意。

嵇远清进来，果然身后跟一个青衫少年。

见面先与兰王寒暄：“刚好前几天捉到了一对碧睛云鸦，听说王爷也来，就一块带来了，方才人多不方便，待会差人送来。”

“喏？不容易！这鸟儿不好逮，你怎么弄来的？”

“说易不易，说难也不难。”

兰王来了兴致，细细追问，嵇远清一一解说。一说大半天，邯翊听得好不耐烦，留意起嵇远清带来的那个少年。不过十五六岁年纪，一副世家子弟相，苍白瘦弱，神态倒还从容。

见邯翊凝神看他，便一揖到地，口称：“臣嵇俊明见过大公子。”

嵇远清被提醒了，招手叫过儿子，一面说：“这是小犬俊明。”一面要他给王爷、大公子叩头。

兰王最不爱见礼一套，有他在，自然拦住了。

问道：“多大年纪？”

嵇远清答：“比大公子小三岁，今年十七。”说着，转过身

